

哈龙和故事海

(英) 萨尔曼·拉什迪 著 田 工 译





封面、插图：毕树校
责任编辑：韦月珍

HA LONG HE GU SHI HAI

哈龙和故事海

(英) 萨尔曼·拉什迪 著 田 工 译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巨龙和故事海

NG HE GUSHIHAI

萨尔曼·拉什迪著

王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平谷县大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6.25 印张97000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01-0349-C/I·117

定价: 3.00元

内 容 提 要

从前有个伤心城，它是城市中最伤心的了，它伤心得连自己的名字都忘记了。城里住着一位故事先生拉什德和他的儿子哈龙。

拉什德人称“瞎话大王”，一肚子主意，满嘴的口才。“瞎话大王”讲故事，你听不到旧故事，他一讲就不止一个故事，而是好多好多，成百的滑稽和伤心的故事。他讲起这些故事就像演杂耍，一个接一个，从不出错，神极了。故事里有爱情，有公主、坏叔叔、胖婶婶、穿黄色方格裤的大胡子坏蛋，以及好些个很上口的哼哼小调。

可是有一天，一切都变糟了。拉什德的妻子离家而去，而且拉什德张着嘴再也讲不出一个故事，只发出一声吓人的叫声。“瞎话大王”满口流利的口才不知跑哪去了，因为他还不知道，一件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不知在什么地方，也不知是怎么搞的，所有故事的发源地正在慢慢地被污染着。卡塔姆——沙德——沉默王子，语言的大敌——在偷偷地毒化着故事海。

《哈龙和故事海》是一部探险小说，一部父亲和儿子——拉什德和哈龙——的故事，它歌颂了哈龙为父亲找回失去的口才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决心。故事里有开车如发疯的司机巴特，有水精灵伊夫，有浮动花匠，有满身是嘴的鱼，有永远阳光灿烂的闲话城，还有永远是黑夜的、可怕的安静国。

对了，还有可能是最重要的：“太复无解程”，太复杂无法解释程序。

目 录

第 一 章	“瞎话大王”	(1)
第 二 章	邮车	(16)
第 三 章	单调湖	(32)
第 四 章	伊夫和巴特	(48)
第 五 章	闲话国和安静国的人们	(63)
第 六 章	奸细的故事	(81)
第 七 章	进入黄昏带	(96)
第 八 章	影子武士	(111)
第 九 章	黑暗之舟	(127)
第 十 章	哈龙的愿望	(142)
第十一章	巴齐特公主	(160)
第十二章	他是海象吗?	(177)



第一章 “瞎话大王”

很久以前，有一个字母国。字母国里有个伤心城，它是伤心的城市里最伤心的了，它伤心得连自己的名字都忘记了。伤心城旁边有一个泪汪汪海，海里游的是不开心鱼。这些鱼吃起来让人难受得直愁眉苦脸地打嗝，甚至连天气也那么垂头丧气。



伤心城北面有很多大工厂，里面（我听说）原来制造的是伤心。工厂把伤心包装好送到世界各地，伤心好像永远也供不应求。伤心工厂的烟囱里冒出的黑烟，就像坏消息一样笼罩在城市上空。

伤心城里有个老区，它的残破的房屋看起来就像是一颗颗破碎的心。再过去，城市的深处住着一个名叫哈龙的快活的小家伙，他是故事先生拉什德·哈里发的独生子。他父亲那乐天派的性格在这个伤心的城市是远近闻名的，而且他讲的故事不论是夸张荒诞的、短小精悍的，还是情节曲折的，如小溪流水，源源不断。这为他赢得了两个绰号。对他的崇拜者来说，他是智慧海拉什德，一肚子开心的故事多得就像泪汪汪海里的不开心鱼；而嫉妒他的对头们叫他“瞎话大王”。对于他的妻子索拉雅来说，拉什德多年来一直是个没得说的好丈夫。这些年，哈龙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没有伤心、皱眉头的时候；他有父亲那无处不在的欢笑和妈妈甜甜的歌声。

但后来有些不大对劲了。（可能这个城市的伤心终于也爬进了他们的窗户。）

这天，索拉雅的歌声突然停了，她正唱到半截就戛然而止，好像有人关掉了开关。哈龙觉着要出麻烦，可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会有多糟糕。

*

*

*

拉什德·哈里发真叫忙，又编故事、又讲故事，忙得他甚至没有注意到索拉雅不再唱歌了；这很可能把事情弄得更糟了。可当时拉什德是个大忙人，总有人来求他，谁让他是智慧海，鼎鼎大名的“瞎话大王”呢。他参加各种彩排和演出；如此频繁地登台使得他顾不上家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在全城和全国各地四处忙着讲故事，撇下索拉雅一人在家里。阴云密布，雷声隐隐，暴风雨就要来了。

父亲走到哪，哈龙就跟到哪。因为父亲是个魔术师，这是不容否认的。他常常在死胡同里临时搭的小台子上讲故事，四周围着衣衫褴褛的孩子，掉了牙的老人们蹲坐在尘土中。但只要他一上台开讲，甚至城里四处游荡的牛都要停下来，竖起耳朵，猴子会在房顶上赞许地叽哩吐噜着，鹦鹉也会在树林中学舌。

哈龙常常觉得父亲像个演杂耍的，因为他的故事实际上是把很多不同的故事搀在一起讲。拉什德掌握了杂耍演员那样以令人眩目的速度不断抛出并接住的技巧，把一切应付自如，从未出过差错。

这些故事是从哪来的？拉什德似乎只需动动嘴唇，开心地一笑，口中就会蹦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英雄传奇故事。故事里有爱情，有公主、坏叔叔、胖婶婶、

满脸长着毛茸茸的胡子，穿着黄色方格裤的强盗，神奇的仙境，胆小鬼、英雄，打仗以及好几个容易上口的哼哼小曲，完全就是变魔法。“这些故事一定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哈龙推测，“它们当然不会是天上掉下来的。”

可每当他一问父亲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瞎话大王”就会眯起他那（老实说有些）微微努出的眼睛，拍着颤悠悠的肚子，把大拇指顶在唇间，一边发出可笑的，像喝水样的咕噜咕噜的声音。哈龙讨厌爸爸这副样子。“别出怪声，快说，它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追问着。拉什德神秘地扭动着眉毛，像巫师似地在空中舞动着手指，“它们来自伟大的故事海，”他会说。“我喝下温暖的故事水，就会热气蒸腾。”

这话让哈龙十分生气。“那你把热水放在哪儿呢？”他狡猾地试探。“我想是在热水袋里，嗯，我也没看见家里有啊。”

“它来自一个看不见的水龙头，是一个水精灵安的，”拉什德板起脸。“只有订户才有。”

“那你是怎么订上的呢？”

“哦，”“瞎话大王”说，“那就太复杂无法解释了。”“不管怎么说，”哈龙不耐烦地说，“我也从来没见过水精灵。”拉什德耸耸肩。“你从来也没起

过那么早，看到有人给你送奶，”他指出，“可你对喝牛奶并不介意。所以，现在最好别说什么如果、可是，还是痛痛快快地听故事吧。”事情就这样搁下了。

只是有一天，哈龙对一个问题太过追究，引出了大乱子。

* * *

哈里发一家住在一座混凝土结构的小楼的楼下。粉色的墙，菩提树绿的窗户和漆成蓝色的阳台，阳台上围着歪歪扭扭的金属栅栏。所有这一切（在哈龙看来），与其说是房子，不如说更像一块蛋糕。它一点也不气派，既不像超级富翁住的摩天楼，也不像穷人的房子。穷人们住在摇摇欲坠的，由破旧的纸壳箱和塑料布搭起来的小棚子里；这些小棚子是用绝望粘在一起的。这里还有超级贫民，他们无家可归，睡在马路上和商店的门洞里。即使住在这样的地方，也得向当地的流氓地痞们交租金。所以，哈龙还是幸运的；但运气也会跑掉，事先没有丝毫预兆。一分钟前幸运之星还在照耀着你，而一瞬间，它就跑得无影无踪。

* * *

在这个伤心的城市里，人们大都是大家庭。但穷孩子得病挨饿，富家子弟撑得饱饱的，为父母的钱争

来吵去。哈龙还想知道，他的父母为什么不多要孩子，可他从拉什德那得到的回答根本不着边际：

“小哈龙·哈里发，你不知道的事多着呐。”

嗯，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用光了分到的全部材料，只做出你一个。”拉什德解释说。“剩下的都堆在那，足够做四、五个孩子的了。一点不错，先生，想不到的事多着呢。”

直接的答案得在拉什德·哈里发法力之外才能得到。拉什德从不抄近路，宁愿绕远走弯路。索拉雅给哈龙的回答更简单，“我们试了，”她伤心地说。“可这种做孩子的事不是那么容易的。你看看可怜的森古塔一家吧。”

森古塔一家住在楼上。森古塔先生是市公司办公室的职员，瘦得像根棍，嗓音尖细，为人吝啬；而他的妻子奥尼塔为人慷慨大方，粗声大嗓，是个身上肉多得直哆嗦的大胖子。他们一个孩子也没有，所以奥尼塔·森古塔挺关心哈龙，哈龙都有些受不了了。她给他糖果（这很好），但弄乱他的头发（这不好）。当她搂着他的时候，她身上的肉似乎要流下来把他埋了起来，可真把他吓了一跳。

森古塔先生对哈龙不理不睬，却总是和索拉雅说话，这使哈龙很不高兴。特别令他不快的是，这个家

伙只要觉得哈龙没注意听，就会大肆指责一通故事先生拉什德。“你那个丈夫，请原谅我这么称呼他，”他用细细的嗓音说道。“他把自己的脑袋讲上了天，脚离了地。那都是些什么故事？生活不是故事书，也不是笑话商店。那种消遣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那些不真实的故事到底有什么用？”

哈龙费劲地在窗外听着。他决定不去答理森古塔先生，这个讨厌故事和故事先生的人：他一点也不喜欢他。

那些不真实的故事到底有什么用？哈龙脑子里一直想着这个倒霉的问题。但有人认为拉什德的故事有用。那时正临近大选，各党派的官老爷们都来找拉什德，他们绽开笑脸，请他只在他们一派的会上讲故事。众所周知，你要是把拉什德具有魔力的舌头争取到自己一方，那么你的困难就迎刃而解了。没有人会相信一个政客的话，尽管他们装着万分真诚地说他们讲的都是真理。（其实，人人都知道他们就是这样骗人的。）但大家对拉什德深信不疑，因为，他一向承认他所讲的纯属虚构，完全是编出来的。所以，政客们需要拉什德帮助他们赢得人民的选票。他们在拉什德家门外排起队，油光发亮的脸上挂着假笑，包里装着簇新的钞票；拉什德可以随意挑选。

*

*

*

那一天，一切都不对劲了。哈龙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赶上了雨季以来的第一场雨。

这个时候的雨会使伤心城的日子好过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泪汪汪海里就会出现鲑鱼，这样，人们就不必老吃不开心鱼，可以换换口味了。空气凉爽清新，因为雨水冲走了大部分伤心工厂冒出的黑烟。哈龙·哈里发淋着这头场雨，心里很喜欢雨打湿衣服贴在身上的那种感觉。他又蹦又跳，身上温呼呼，潮烘烘的。他仰起头，张开嘴，雨点落入口中，打在舌头上。他到家的时候，就像海里刚出水的一条鲑鱼，水淋淋，鲜亮亮的。

奥尼塔小姐站在自家的凉台上，浑身颤抖着就像块果冻。要不是下雨，哈龙就会注意到她在哭。他进了家，见到故事先生拉什德一脸水迹，就好像他只把脸伸到了窗外去淋雨，因为他的眼睛和脸颊都是湿的，可衣服是干的。

哈龙的母亲索拉雅和森古塔先生一起离家出走了。

确切地说是在上午十一点。她让拉什德去哈龙的屋子里找什么袜子。几秒钟后，当他正忙着找袜子时（哈龙很善于丢袜子），拉什德听到前门砰的一声，

紧接着，胡同里响起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他回到起居室发现妻子不见了，一辆出租汽车飞快地转过街角。“她一定是精心策划的。”他想。钟表指针仍停留在十一点上。拉什德抄起一把锤子把钟砸得七零八碎，接着他把家里所有的钟都砸坏了，连哈龙屋里桌边的一个钟也不放过。

听到母亲离去的消息，哈龙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凭什么砸我的钟？”

索拉雅留下个纸条，上面满是森古塔曾说过的有关拉什德的坏话：“你一心只知享乐，而正经人都知道，生活不是件轻松的事。你一脑子虚假，没有地方装事实。森古塔先生没有任何幻想，我看这挺好。”附言写道，“告诉哈龙，我爱他。可我没办法，我只能这样做。”

雨水从哈龙头发上掉下来，滴在纸上。“怎么办，孩子，”拉什德可怜地恳求着。“我只会讲故事。”

听到父亲可怜巴巴的声音，哈龙发起火来，大声喊道：“可那顶什么用？讲那些不真实的故事到底有什么用？”

拉什德双手捂住脸，哭了。

哈龙想收回这句话，把它从父亲耳朵里拉出来，再塞回自己的嘴里去。当然，那不可能。哈龙为此感

到十分内疚。因为后来很快发生了一件怎么也想不到的事，令人极其尴尬。

拉什德·哈里发，大名鼎鼎的智慧海，传奇般的“瞎话大王”，站在广大的听众面前，干张着嘴巴，他发现他的故事已经讲光了。

* * *

母亲走后，哈龙发现自己无法长时间地集中精力。精确地说，一过十一分钟，注意力就大大下降。拉什德带着他到电影院去散心，可刚刚过了十一分钟，哈龙便开始走神了。电影演完后，他记不清都演了些什么，只好问拉什德，最后是不是好人赢了。第二天，哈龙在街道的一个曲棍球赛上守大门。在前十一分钟内，他救出了一连串的好球，漂亮极了。可在这之后，他表现的优柔寡断，极其愚蠢，极其丢人。哈龙的这种情况仍在发展：他的思想总是在什么地方徘徊，把他的身体拉在后面。这可有些难办，因为很多有趣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往往多于十一分钟。比方说吃饭，还有数学考试。

是奥尼塔指出了病根。她现在比以前往楼下跑得更勤了。比如她公然声称：“我再也不是森古塔夫人了！从今天起只能叫我奥尼塔小姐！”说完之后，她猛烈地拍打着额头，哭道：“哦！哦！这可怎么办

啊？”

当拉什德告诉奥尼塔小姐哈龙有些精神恍惚时，她自信而坚定地说，“十一是他母亲出走时的钟点，现在它在分钟上出毛病了。这是斯一音一力上的原因。”好一会儿，拉什德和哈龙才明白她说的是“心理”。“由于斯一音一力上的悲伤，”奥尼塔小姐继续说，“十一这个数字牢牢地印在小少爷的心上，再也到不了十二了。”

“不是那么回事，”哈龙嘴上不服，但他内心害怕这恐怕是真的。他是像个破钟那样卡在时间上了吗？这个问题可能永远也不会解决，除非等到索拉雅回来让钟表再走起来。

* * *

几天后，拉什德·哈里发应G城和K谷政客们的邀请去那里表演。这两个地方在M山里。这里我得解释一下，字母国的很多地方都是用字母来命名的。这引起了很多麻烦，因为字母是有限的，而需要名字的地方几乎是无限的。结果，很多地方不得不同用一个字母。这意味着人们的信总是要被送错。有些地方，像伤心城，忘掉了自己的名字，这就更不好办了。全国邮电业的职工们受的那份罪，你可以想象，所以他们常常爱激动。